



▲滇西松山高地戰壕遺跡。作者攝



文化什錦 斯雄

滇西的煙雲(中)

松山戰役被譽為「國門逐倭」的滇西大反攻關鍵一戰。舊址位於龍陵縣臘勳鎮境內，主要集中在大垵口村和松山村，沿滇緬公路兩側分布，包括大松山、小松山、黃土坡、陰登山、滾龍坡和大垵口等地。現存有遠征軍及日軍激戰後留下的大量爆破坑、掩體、暗堡、兵舍、馬廄等遺址六十九個、遺跡八百一十六個，還有保存完好的戰壕約一萬三千二百米。

松山戰場知道的人並不多，來的人也少，遺址有幸能完整保留下來。陪同的導遊雙麗芬說，當年戰鬥結束後，原本樹木蔥蘢的松山被炮彈轟炸得最後只剩下四棵樹。在遺址門口，她指給我們看其中的一棵，被稱作「見證樹」，現在已很茁壯茂盛，樹身布滿彈孔留下的疤痕，還有被炮彈擊中炸開的空洞，樹幹裏一定嵌有很多子彈，只是沒做過檢測和統計。

遺址路線的規劃，依循當年戰場設置，

都已修成步道和棧道。道人坪是松山上相對比較開闊的平地，當年是日軍練兵陣地。遠征軍從道人坪仰攻松山主峰子高地，一直久攻不下，且傷亡慘重。子高地是日軍松山據點的核心陣地，日軍曾將山頂掏空建成左右兩個深十幾米的巨大堡壘。遠征軍改用坑道作業，由此開挖兩條一百五十米的爆破坑道，直達山頂兩座敵堡之下，填塞TNT炸藥，終將主堡徹底摧毀。

從道人坪往上，日軍修築的戰壕與遠征軍修築的戰壕，犬牙交錯，至今依然清晰可辨。

在炸塌的子高地主堡處，還保有一片塌陷的坑。坑邊做了個觀景平台，由此東望，山下就是彎彎曲曲的怒江，能夠看到惠通橋，還有蜿蜒曲折的滇緬公路，足見此地戰略地位之重要。

當年日軍五十六師團第一百一十三聯隊本部設在松山，按慣例以臘勳街之名，將守

軍命名為「拉孟守備隊」。松山被日軍稱作「東方馬其諾防線」，遠征軍自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發起進攻，至九月七日攻克，歷時九十五天，遠征軍傷亡七千七百六十三人，日軍傷亡一千二百五十人，傷亡比約為六一，是抗戰中最為慘烈的戰役之一。

小小一個山頭，戰場傷亡人數達數千人，土地都被鮮血染紅，當年只剩光禿禿的山頂。如今已完全被森林覆蓋。

松山一帶的村民說，每到黃昏或陰雨天，常能聽到山谷裏有喊殺聲和槍炮聲迴盪。這應該算是戰爭留下的陰影。

在左翼遠征軍第十一集團軍發起松山戰役的同時，右翼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發起騰沖戰役。至九月十四日攻克騰沖城，歷時一百二十七天。特別是合圍騰沖城，日軍抵抗，拒不投降，市區巷戰極其慘烈，經四十二天的焦土之戰，守敵被全殲，可嘆古老繁華的滇西名城此時只剩一片瓦礫。

夏曾佑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陳寅恪從歐洲留學歸國，去見他父親的老友，飽學之士夏曾佑，他對陳寅恪說：我很高興你懂得多國文字，有很多書可讀。我只能看中國書，但可惜都已經看完了，現在無書可看。陳寅恪當時認為荒唐，中國文獻典籍浩如煙海，怎麼可能讀遍而無書可看？等到陳寅恪七十歲時，他對人說：我現在老了，與夏先生很有同感。這時候，陳先生已雙目失明，又身處那個特殊的年代。

夏曾佑（一八六三至一九二四），浙江杭州人，光緒十六年進士，曾任禮部主事。他與梁啟超一起辦過《時務報》，又與嚴復辦過《國聞報》，還與黃遵憲一起提倡「詩界革命」，黃遵憲稱其「兼綜九流能說佛，旁通四鄰善談天」，梁啟超尊他為「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一九〇六年作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的隨員，夏曾佑曾赴日本考察。辛亥革命後，任民國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後任京師圖書館館長直至離世。

夏曾佑的代表作是《中國古代史》，他把整個中國史分為三個階段：上古之世——草昧至周末，中古之世——秦至唐，近古之世——宋至今。上古之世有二，開闢至周初為傳疑時期，周中葉至戰國為化成時期；中古之世有三，秦至三國為極盛期，晉至隋為中衰期，唐為復盛期；近古之世有二，五季宋元明為退化期，清朝的兩百六十多年為更化期。

從傳疑到化成，至極盛，再到中衰，然後是復盛，接下來是退化，最後是更化。這個看法背

後的觀念，接近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把民族的歷史，視作有機體看待，有自己的誕生、萌芽、成長、成熟和衰亡，以這樣的眼光打量中國漫長的歷史過程，並將這樣的觀察和分析放進一部歷史著作裏，夏曾佑是第一人。

夏曾佑認為寫歷史的根本原則是「總以發明今社會之原為主」，「文簡於往古，理富於往籍，足以供社會之需」。在寫作方法上他採用章節體裁，這種體裁，此後成為新世紀史學家編寫歷史書的主要方式，影響較大。原書計劃寫五冊，實際只寫了前三冊，從時間上看完成了上古至隋的歷史階段的寫作。

夏曾佑曾說，「書之紀人事者謂之史，書之紀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謂之稗史」，稗史即是小說。他說，書之言實事者不易傳，而書之言虛事者易傳。因為實有之事常平淡，誑設之事常禮艷。人類有兩個「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非有英雄之性不能爭存，非有男女之情不能傳種」。因此小說最重要的主題，就是英雄傳奇和愛情傳奇。這位並不寫小說的人，在文章裏談及小說創作中的五難五易：「寫小人易寫君子難，寫小事易寫大事難，寫貧賤易寫富貴難，寫實事易寫假事難，敘事實易敘議論難」。他還認為當下社會迫切需要寫給婦女和租人看的小說，至於士大夫，其實並不急於讀什麼小說。

「人心之所樂者二：甲曰不費心思，乙曰時刻轉換。」他認為閱讀小說，最能滿足這兩條。那是在一百年前他說這樣的話，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手機短視頻與微信等大約才是既不費心思又時刻轉換。

(十九)



「希臘人」

「希臘人——從阿伽門農到亞歷山大」展覽正在首都博物館舉行。此次展覽匯聚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塞薩洛尼基考古博物館等希臘境內十四家博物館和文物機構的二百七十件(套)藏品。展品跨越從公元前五千八百年希臘新石器時代至公元前一世紀希臘化時代，全面涵蓋古希臘文明各個時期，生動展現古希臘社會和文化風貌。



市井萬象

新華社



英倫漫話 江恆

十九世紀中葉，位於英吉利海峽的小海島，迎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帶著滿腔憤悶，在此一住就是接近二十年，其間發表了許多曠世佳作，而他與小海島結下的不解之緣，至今仍被後人津津樂道。

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法國大文豪維克多·雨果，他居住的小海島並非法國領土，而是英國王室的屬地——澤西（Jersey）與根西（Guernsey）島。他之所以長住於異國他鄉，實屬迫不得已，他因政見不同開罪了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不得不出走海外。一八五二年八月，雨果由長子夏爾陪同，在澤西島首府聖赫爾爾上岸，與先期到達的妻子和女兒會合，全家人住進海邊一幢名叫海景臺的大房子裏，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流放生涯。

雨果選擇最先落腳澤西島，原因是其與法國離得很近，距法國北部的諾曼第，即二戰時盟軍實施大反攻的著名「諾曼第登陸」地點，僅約十海里，幾乎隔海相望。同時也便於他與法國保持密切聯繫，並繼續參與到國內的政治中去。更重要的是，小島與法國有著深厚的淵源，它和根西島作為海峽群島的組成部分，原本屬於諾曼第公國，在經歷了英法之間的諾曼征服與百年戰爭等一系列歷史變遷之後，成為了英國在諾曼第地區唯一保留的土地。雖然這些海島歸屬了英國，但小島上保留著濃郁的法國風情，許多居民迄今仍講法語，這讓漂泊異鄉的雨果倍感親切。

一八五五年九月，澤西島流亡者創辦的報紙《人報》，轉載了一篇攻擊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訪問法國的文章，雨果出於聲援也簽名支持，結果被惱怒的英國當局下達了逐客令，他被迫離開居住了三年多的澤西島海景臺，遷居至鄰近的、面積更小的根西島，直至他於一八七〇年得以重返法國。在整個流放期間，雨果的思維始終保持高度活躍，發表了反對拿破侖三世的著名政治手冊《小拿破侖》和《罪惡史》，更編撰出版經典名著《悲慘世界》，詩集《懲罰集》《靜觀集》和《歷代傳說》等作

迷人的流放地



▲根西島的雨果故居。

品。雨果將這些成就部分歸功於小海島，稱它們是「好客和自由的礁石」，不僅讓他心情逐漸恢復平和，亦極大地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

雨果曾這樣形容他對小海島的喜愛：「澤西島比根西島更會賣弄風情，漂亮多一點，美麗少一點，所以風情萬種。」「澤西島上的森林變成了花園；根西島的岩石仍然是龐然大物。此地更優雅，彼處更雄偉。到了澤西島，我們是在諾曼第，到了根西島，我們是在布列塔尼。」從雨果的記述中可見，他的海島生活是愜意的，每天清早起來，仰望藍天，俯視大海，滔滔的文思湧上筆端。他尤其喜歡和大海朝夕相處，和大自然相親，享受這裏的陽光明媚，鮮花爛漫。比如，他撰寫了以根西島為背景、歌頌大海的小說《海上勞工》，書中引用法國諾曼第人的說法，以「pieuvre」來稱呼章魚，從而令該詞得到普及。其間，他還迷上了日光浴和攝影，並為後世留下了數以百計老式的達格雷式照片。今天這些底片保存在巴黎奧塞美術館，一九九八年美術館與雨果故居紀念館聯辦的「雨果流亡攝影展」，就以「和陽光合作」命名。

喜愛這些小海島的並非只有雨果，也包括同樣流亡於英國的馬克思，他在一八七九年八月和夫人燕妮專程去澤西島度假休息，其間他告訴友人即將完成《資本論》的第二卷。二戰中領導法國人抵抗納粹侵略的戴高樂將軍，流亡前也曾於澤西島短暫停留。另外，文學和影視作品中也常常出現它們的身影，法國作家莫泊桑的小說《我的叔叔于勒》

中就有對澤西島的描述，「我們的前方，地平線上，一個紫色的陰影彷彿從海裏鑽出來似的，那就是澤西島。」而荷里活明星妮可·基德曼主演的電影《小島驚魂》（The Others），故事的發生地也是二戰之後的澤西島。

事實上，由於澤西和根西島臨近歐洲大陸的獨特地理位置，使它們在二戰時難以防守，最終不戰而降，成為唯一被德軍佔領的英國領土，被戰時首相邱吉爾形容為「未開一槍就丟失了英國皇冠上最為古老的一片土地」。

英國作家傑克·希金斯在小說《無路可退的戰士》中，以真實事件為背景，講述了海島失陷後的慘烈：澤西島當時有一座戰俘營，關押的都是盟軍的士兵，沙灘上死於納粹德國攻擊的人，比諾曼第登陸時海灘上的傷亡還要多。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里斯在《奧斯維辛：一部歷史》一書中提及被佔領生活的日常：兩萬多留守島民生活極盡屈辱，食物及日用品靠配給，全島實行宵禁，斷絕一切與英國本土的通信往來，尤其是德國人也採取了與歐洲大陸相同的迫害猶太人政策。美國作家瑪麗·安·謝弗的書信體小說《根西島文學與土豆餡餅社》，則從不同視角描述了佔領區下生活的艱辛，土豆皮成了果腹的奢侈品，而土豆餡餅社也成了人們躲避納粹的最佳掩護，荒誕的命名背後折射的是被戰爭摧殘的荒誕現實。

不過，儘管澤西島是歐洲最後被解放的地方之一，但它很快恢復了昔日風采，成為雨果口中那塊「迷人的流放地」。

台北日與夜



燕西札記 李夢

上周出差台北。秋末初冬，溫度驟降，晨起在酒店附近的早餐店叫一份熱熱的蛋餅加豆漿，借來鄰桌老爺爺的報紙開翻翻看，入夜在寧夏夜市邊食邊逛，與煎餃店老闆娘寒暄幾句，暖心又愜意。

台北這城市的建築外觀總是舊舊的，與上海、廣州和首爾等亞洲大都會相比，這裏的基礎設施建設遠非先進，城市樣貌也欠缺新意。十多年前初到，與今次再訪，城區景觀似無差別，仿若靜止在舊時空裏，與當下進步飛速的大城市著意打造的元宇宙、高科技和人工智能場景等相去甚遠。

即便如此，台北仍是不少遊客樂意到訪的城市。翻看抖音、小紅書或Facebook

等社交媒體平台，旅行達人、知名博主常常喜歡在台北citywalk，到訪特色小店，品嚐在地小食，體驗與別不同的文青旅程。台北文旅業界花費不少心思創想，從咖啡茶飲到文創空間，從獨立音樂到小眾電影，「小確幸」式生活方式已然成為日常的重要部分。

台北常年在旅行熱門城市榜上有名，一則因為人文風物確有特色，二來因為在地民眾禮貌待客，同樣重要的是文旅業界對於城市形象的打造與品牌的推廣。我們今次到訪松山文創園區，見到園區內正在舉辦「台灣觀光100亮點」專題展覽，不同城市文旅部門各自推出在地網紅景點，最終匯總為一百亮點。細看這些旅行亮點，不僅有大型展會、熱門景點，更有不少小眾的、與環保和藝術文化相關的新地標，例如音樂酒吧、畫廊、珍珠奶茶舖、夜市、鄉間農

莊、森林步道等。規模不一定大、參與人數不見得多，但關鍵在於新奇、在於與別不同。誠如策展人引用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話：「真正的旅程，不是以同樣的眼光看一百個地方，而是以一百種眼光看同一片土地。」

再說香港，自身的文化藝術不乏特色，近年特區政府為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也投放了頗多資源。在我看來，香港文旅若要持續發展，需更著眼長遠，不能再因循過往，將香港僅僅視為遊客購買奢侈品和高價消費品的目的地，而應再深入開掘這座城市文化藝術潛質，找到真正在地化、個性化的景點，輔以貼地生動的宣傳推廣策略，由此令此觀光訪友的遊客明白，香港從來都不止是金融銀行，不止是大型商場，更是一座有山有海、有食有玩的城市，年輕、親切、多元而有活力。